

衣璇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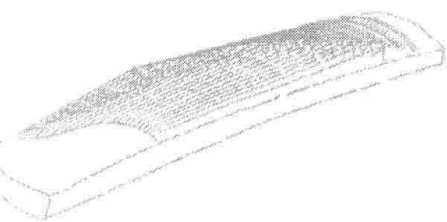
此情深处 近无色

金庸小说里的女子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衣璇玑 —— 著

此情深处 近无色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情深处近无色/衣璇玑著.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680-4493-6

I. ①此… II. ①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4277 号

此情深处近无色

衣璇玑 著

Ci Qing Shenchu Jin Wuse

策划编辑: 亢博剑 孙 念

责任编辑: 孙 念

封面设计: 璞茜设计

责任校对: 张会军

责任监印: 朱 玟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 (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录 排: 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阿朱：塞上牛羊空许约

林朝英：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

任盈盈：有个盈盈骑马过

霍青桐：青青翠羽，淡淡黄衫

程英：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程灵素：一株七心海棠的毒

赵敏：嘉名谁赠作玫瑰

殷素素：十年恩爱梦一场

焦宛儿：虎父无犬女

黄蓉：碎掇花打人

纪晓芙：不悔仲子逾我墙

阿碧：且以深情度余生

王语嫣：美人走下仕女图

小龙女：一生一代一双人

郭襄：一朵不想开的花

李文秀：天铃鸟的忧伤

何铁手和蓝凤凰：人间的妖

木婉清：有一种孤独叫和你在一起

叶二娘：东风恶

宁中则：哀莫大于心死

李秋水：等闲变却故人心

包惜弱：姑娘，你的错误就是美若天仙

穆念慈：穷人家的灰姑娘

岳灵珊：红烛未残人已杳

周芷若：新妇素手裂红裳

王夫人：青裙玉面初相识

秦红棉：此恨绵绵无绝期

南兰：辛苦最怜天上月

瑛姑：黑沼苦隐女

李莫愁：爱到恨的爱

再写阿朱：『天龙』之痛

冲灵恋：此情可待成追忆

穆杨恋：那一场与爱情无关的爱情悲剧

170

180

186

192

198

203

206

213

222

阿朱：塞上牛羊空许约

她本来，是燕子坞慕容家里无忧无虑精灵古怪的“小管家”。生活里的风浪都在她的掌控之内。江湖上的刀光剑影落不到她的听香水榭。她凭借自己的机灵聪明过着开心有趣的生活：无事以易容模仿为乐，闲暇酿造各种花露。

她是慕容家的丫鬟不错，却不是跟阿碧一样仅服侍慕容复抚琴吹笛。从她和乔峰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她打小跟在慕容博身边，受慕容博的调教。从慕容博和慕容复谈论天下武功关窍甚至议论王语嫣家武功见识也不避忌她来看，慕容博对阿朱的培养目标从一开始就和阿碧不一样。

她其实是慕容家里上下联络协调之人。看阿朱处处在燕子坞中做主的情况来看，阿朱在慕容家的位置，类似管家。在琴韵小筑，阿碧对鸠摩智提出的去祭拜慕容老爷坟墓一事的回答是：要去问问阿朱姐姐。在听香水榭，面对云州秦家寨的姚伯当，阿

朱说：我们老主人故世了，少主人出门去了。阁下有何贵干，就跟我说好啦。在曼陀山庄，王语嫣问及慕容复的行踪及练功情况，回答的人，也是阿朱。在杏子林，当风波恶和包不同相继因为在丐帮手里吃了败仗丢下阿朱、阿碧及王语嫣自顾自跑往少林寺去的时候，做出决定回无锡城的仍然是阿朱。

她的确承担起了慕容博对她的期待。大小事情都能机智应对，聪明避让。这样的她，实在适合替慕容家这样一个隐藏着巨大秘密的家族招呼应酬。

她入慕容家时，不过是被遗弃街头孤苦伶仃的孩子，受人欺负，被慕容博救下带回慕容家。相比阿碧是被父亲送来慕容家避祸，阿朱的身世更为可怜。她在慕容家的被倚重，靠她自己的天分和才华。

她居住的庄子，叫听香水榭，更靠近参合庄。规模是阿碧居住的琴韵小筑的一倍，而且有两座是楼房。想来，阿碧的琴韵小筑更像是参合庄的前哨。阿朱的庄子则更核心一点，是慕容家属下四大庄主及阿朱、阿碧二人聚集商议事情、互通信息之所。这一点，从赤霞庄庄主公冶乾的信鸽发到听香水榭可见一二。

再看她在慕容家的位置。

她对乔峰说过，慕容老爷向来不见外客，但你当然又作别论。这是阿朱在慕容博那里的地位。

金风庄庄主包不同在打发秦家寨和青城派的人离开听香水榭的时候，连说了三次“这是我阿朱妹子的庄子”，言下对阿朱极

其维护和尊重。第一次，包不同对司马林说：凭你也配来问我的名字？我又不是存心救你，只不过这儿是我阿朱妹子的庄子，人家将这臭小子乱刀分尸，岂不污了这听香水榭的地皮？快滚，快滚！第二次，包不同对司马林发怒：这里是我阿朱妹子的庄子，主人已下了逐客令，你兀自不识好歹？第三次，包不同把姚伯当扔出去的时候大声喝道：我阿朱妹子的庄子，岂由得你说来便来，说去便去，有这么容易？

这是她在慕容家四大庄主心上的地位。

听香水榭的厨子老顾，被逼给秦家寨和青城派的人做饭，见得阿朱回家，老顾的反应是“大喜”，这是见得主心骨回家的欣喜反应。接着阿朱在询问老顾来了什么人的时候，老顾气极脱口开骂，话一出口，急忙按住嘴巴，向阿朱道歉认错：阿朱姑娘，老顾真该死，我……我气得糊涂了。老顾在此境况下骂人都如此惶恐，可见阿朱的威严。

这是她在自己的婢女、厨子、船夫、花匠等人面前的地位。

但是非常奇异的是，阿朱对慕容家，并未有一生相随的心思。

她几乎不理睬自己的慕容家丫鬟的身份。相比阿碧经常把“我们做丫鬟的”这一句话挂在嘴边，阿朱在心底清醒地把自己和慕容家划出了界线。这条界线是，她在慕容家做丫鬟，并不是卖身给他家。就是说，她根本没有把自己和慕容家拴在一块儿，她是她，慕容家是慕容家。她的心底里是对慕容家保持着距离

的。在百曲湖上，她劝阿碧不要老想着公子，阿碧很伤心，觉得公子从来没有把她们俩放在心上。当时阿朱的回答特别傲气：我要他放在心上做啥？这句话不仅表现出她对慕容复没有感情，更隐隐透出她的独立以及她对慕容家的疏离感。其实她对慕容家的情谊只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便是救她性命的慕容博。她去少林寺偷《易筋经》，也是因为慕容博很想得见《易筋经》，她打算偷书烧给慕容博。

对有恩于她的人倾心相报，只对有恩于她的人倾心相报，是阿朱的特点。心理学中讲到一个现象，在缺乏亲人之爱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会执着地将她得到的好加倍还给那个人，那个给予她好的人。阿朱便是这样的。之前是对慕容博，之后是对乔峰。

她与乔峰第一次见面，是在杏子林里。乔峰难起。

她对他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告别的话。这样的开始，是不是已经暗示了他们二人之间忧伤的结局呢？

她对乔峰说：“乔帮主，我们三人走啦！”

乔峰道：“三位请自便。”

走了才好，那她的命运或许就改写了。

丐帮中有人提到了慕容复，事关她们家公子，三人不走了，退在一旁静静听着。

此时，她和他，尚算陌生人。“南慕容，北乔峰。”和她家公子

齐名的人物，她一定听过他诸多的事迹。听过终不及见过。

当她见得他，机智大勇平定帮中内乱，四把法刀插肩以救身犯帮规的四大长老，在众口铄金，指出杀死丐帮副帮主马大元的凶手是慕容复的时候，他始终坚持查明真相再报仇雪恨，而且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不惜耗费唇舌讲述公冶乾的豪迈过人和风波恶的是非分明，以此证明慕容复不是大奸大恶、卑鄙无耻之徒，不可能对没有交集的马大元滥下杀手。她对他的武功、智慧、襟怀应该充满了景仰。

只是风云诡谲，变化万千，转瞬一个受人尊敬令人瞩目的天下第一大帮帮主就变成了契丹胡虏。是诋毁，是阴谋，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突然遭此大厄的乔峰就像一只被围捕的兽。绝望、孤独、愤怒、怀疑，这些情感一定撕裂着这个天神一样的男人。她见证了他身上发生的一切，心中应是惻然的。

于是她，在他最孤独的那刻，在他的朋友、兄弟、下属部众全都失声的情况下，毅然为他发问，指出马夫人的虚言妄语，意在替他消除“慢藏诲盗、杀人灭口”之罪。

如果阿朱这一次发声相助乔峰，尚还有为姑苏慕容脱嫌之意。而后阿朱假扮乔峰去救被悲酥清风迷倒的丐帮众人，则完全全是为乔峰着想了。

当她扮作他的样子，去招摇行事，她心中定是甜蜜和快乐的。因为那一刻，阿朱对乔峰，已然情愫暗生了。

她和阿碧被悲酥清风迷倒被乔峰救下后，与段誉和王语嫣

汇合。她在讲述的过程中用力渲染乔峰的厉害。她说那些西夏武士，有的挂在松树上，有的滚在山坡下，有的翻到了小河中。她愤愤不平丐帮的人逐走乔峰，称丐帮不识好歹，最好让丐帮多吃些苦头。这实在不像阿朱一贯的做派，或许都只是她的情不自禁。在她的情不自禁中，全是对乔峰的崇拜和喜爱。

当她听段誉说乔峰香火情重，宁可别人负他，自己却不肯负人的时候，她便替乔峰打算，想扮成乔峰的样子去天宁寺救人，好让丐帮的人感激乔峰。王语嫣对她说，你还是扮作一个火工道人或者乡下的卖菜婆婆，还容易混进去。阿朱竟然说，要是扮乡下婆婆有什么好玩，不如不去。王语嫣怎么知道阿朱的心思。王语嫣的意思是只要救得人即可。而阿朱的心思哪里在救人上，她一门心思只为乔峰打算，要丐帮帮众惭愧，要丐帮帮众感激乔峰，希望化解丐帮对乔峰的敌视。

她和他才见过两面，她的心里，已经缠绕起了情丝。

第三次见面，是在少林寺。

乔峰夜入少林，是为自己的身世之谜。阿朱是去偷盗《易筋经》。目的不同的两人因为躲避少林僧众的追捕，同时藏身菩提院中的第三尊佛像之后。易容为止清的阿朱因偷盗经书的过程被乔峰看完而被乔峰扣住，在乔峰和少林三僧的对打中，阿朱隔着铜镜受了玄慈的一掌劈空掌，命悬一线。

此事，慢慢将俩人的距离拉近，使得乔峰爱上阿朱成为一种可能。

我时常想，如果乔峰一直是丐帮帮主，那么他，一直会是独身的。独身的可能，一是他地位使然，二是他性格使然。

马夫人康敏，自负美貌。在洛阳花会上，因为乔峰没有看她一眼，而不惜设下毒计，以乔峰身世掀翻乔峰，让乔峰从云端跌落至谷底。她临死前，乔峰去追问前因后果，终知这一切的灾难竟然在于自己对她的漠视。当时，乔峰告诉康敏：我从小不喜欢跟女人一起玩，年长之后，更没有工夫看女人了，又不是单单不看你。比你再美貌百倍的女子，我起初也没去留意，到得后来，可又太迟了……

从小不喜欢跟女人一起玩儿，说的是性格的缘故。年长之后没有工夫看女人，是丐帮帮主之位之故。

爱情是什么？有时候爱情就是一种闲愁。它柔软、纤细、轻飘，丝丝缕缕的，像三月的藤蔓，最能缠住的是那些敏感而温柔的心。

乔峰是乔峰的时候，是丐帮帮主的时候，坚硬完整得像一块生铁。没有破绽，没有缝隙。他那儿，把自己当工具使着，为国为民，为天下苍生，为丐帮，杀敌除妖，锄强扶弱，惩暴安民，心里只放了天地和日月。这样辽阔和坚硬的男人，是神。

身世之谜，弑父弑母弑师之罪，把乔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认知破碎得淋漓尽致。这个天神一样的男子被命运的箭镞射得千疮百孔，跌跌撞撞地走下神坛，天地之大，偏偏忽然就没有了他的立锥之地。

王家卫说,人的一生是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这时候的乔峰,他的目光,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上。亦终于能够接收到所有投射到他身上的各种情感,包括爱情。

这对于阿朱来讲,不知道该算是幸福还是悲伤。从爱情这方面来讲,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你爱的人,亦爱上了你。从命运来看,如果乔峰仍然是以往的乔峰,没有回应,不知回应,那阿朱只不过会有爱而不得的忧伤,而不会殒命青石桥。

还是继续看他二人感情的过程吧。那一段总是悲和喜同时抵达的日子。

乔峰拎着阿朱扮的止清出了少林寺,本意是要拷问止清,结果发现这“止清”竟然是慕容家的阿朱。他又惊讶又歉疚。他本来对慕容复神交已久,爱屋及乌,加上阿朱受伤实在因为他,于是,他决定要治好阿朱。

可惜阿朱伤得太重,全赖他的真气续命。而阿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在那个叫许家集的镇子,一个垂死的姑娘和一个落难的英雄之间,因为彼此心里的悲伤和痛苦,两个人都放下本身的枷锁限制,缓缓向对方开启心门。

因为有过这样一个互相靠近、互相支持的夜晚,即使他们之间不产生爱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是与众不同的。

在那个晚上,乔峰为了哄这个随时会死去的姑娘,给她讲了故事。讲了他自己7岁时杀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其实是他自己对他性格特征的厘清和回望,是他对自己身世的分析 and 思

考,是这个最坚硬的男人最柔软的心思,最害怕面对的事实。他害怕自己是契丹人。这个神威凛然的男人,在一个完全不需要防备的姑娘面前,终于彻底说出自己心里的担心——阿朱,倘若我真是契丹人,你还受不受我看顾?他这句话,哪里只是问阿朱,他是问他所有的兄弟、朋友、属下:假如我真是契丹人,你们还当我是兄弟朋友亲人么?

许家集的这个夜晚,乔峰第一次显示出他的软弱。而唯一知道他软弱的女子,注定将和他一生的命运连接在一起。

接着,便是聚贤庄大战。

当乔峰意外得知薛神医广撒英雄帖对付自己时,傲心顿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带阿朱去闯聚贤庄的龙潭虎穴。他心意定后,便毫无挂碍地睡着了。阿朱在黯淡的灯光下凝望着乔峰的脸,这个熟睡中的男子咬着牙齿,面颊两旁的肌肉凸出来。这个男子在熟睡中仍然保有的紧张和戒备唤起了阿朱的怜悯和心疼。她或许,想伸出手去,轻轻捂在这个男子的脸上,把他的紧张和戒备捂软。这个想法,不仅仅是此时此刻,或许,是一生一世。

此一役,与其说是为阿朱治病而战,毋宁说这是乔峰与他前31年的所有关系的总和的决战。从此后,乔峰便从身世的束缚当中摆脱出来,自己是契丹人还是汉人的纠结不再成为他的软肋。而他唯一的软肋,便是阿朱。

聚贤庄大战,是一场绝情之战,也是一场深情之战。

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金庸先生给乔峰聚贤庄大战的回目。再没有任何一句话超过这句话的贴切了。乔峰那种撼天震地的勇敢和无畏像瀑布一样奔泻下来，连天地间的日月星辰也会黯然。聚贤庄那些所谓的英雄们，在乔峰面前，状如跳梁小丑。这个在武林中威名赫赫的男子，这个被命运逼迫的英雄，即使被逼站在悬崖末路，也来得明白，去得从容。喝酒断义，临阵托孤，以一套“太祖长拳”，巧妙回敬少林玄难玄寂及武林众人的诘问，直打得众人失去耐心和理智，群起而攻之。混乱中，竟然有人卑鄙想到以阿朱牵制乔峰，六七个人都朝着奄奄一息的阿朱扑去。乔峰左臂抱起阿朱，以圆盾护住她，告诉阿朱：他们决不容你活了，咱们死在一起便是。

他们俩，尚未心意相通，却先共了患难，先许了誓言。这一来路崎岖的爱情啊！

当日杏子林中，他是一个人孤独面对丐帮的反叛和驱逐。聚贤庄上，他仍是一个人面对天下武林的围攻讨伐，但是，却不孤独了。他有了阿朱的担心和关心。

阿朱在聚贤庄，两次叫乔峰逃走，一次出声警示乔峰。第一次，是他们刚到聚贤庄，当阿朱得知如此阵仗全是为歼乔峰而设，她虽然害怕，却叫乔峰赶紧逃走。第二次，激战中乔峰被谭公偷袭，阿朱赶紧出声警示，差点被谭婆击毙。第三次，众人以她要挟乔峰，她再次要乔峰不要管她自己逃走。

聚贤庄，死神面前，乔峰和阿朱以义写下深情。此深情，无关乎爱，却是爱的缘起。

聚贤庄之后，是雁门关。

雁门关，是阿朱对乔峰表露心迹的地方。

雁门关外，乔峰心中积郁难发，一掌连一掌地劈在山壁上。武林中对他忽然而起的敌意全因为他的身世，而偏偏他解不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他像被困入笼中的猛虎狮子，像无头的苍蝇，暴躁而无奈。

那是他最癫狂的时候。

这时，一个清脆的女子的声音说：“乔大爷，你再打下去，这座山峰也要给你击倒了。”

乔峰惊了，回头一看，原来是阿朱！

书中是这样写的——

只见山坡旁一株花树之下，一个少女倚树而立，身穿淡红衫子，嘴角边带着微笑，正是阿朱。

这一幅美人图，令我想起一句诗：人面桃花相映红。这诗是唐朝崔护写的，名字叫《题都城南庄》。全诗如下：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据说，崔护进京赶考不中，游南庄，遇一美好女子，向其讨水喝，彼此殷殷注目许久而去。第二年，崔护难抑相思之情再来南庄，寻女子，但见门院扃锁，女子已不知何往。崔护遂怅然题诗于门扉。